

# 文学阅读与成长

□肖复兴

我们目前面临着这样一种严峻的现实:电影和电视时代乃至网络时代的迅速到来,给传统的纸质阅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。特别是生机勃勃的手机拇指化阅读,大有取代纸质阅读的趋势。拇指在替代大脑,我们的阅读能力,确实是无可奈何地在退化。

那么,纸质阅读的魅力,究竟还存不存在呢?存在于哪里呢?纸质阅读的作用,究竟还存不存在?存在于哪里呢?

可以肯定地说。如今纸质阅读仍很重要。它不像看影视图像那样容易,也不如认字那样简单,它是一种能力,需要进行认真而系统的训练。在中小学阶段,这种能力,在拇指化阅读的冲击下,已经逐渐弱化,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。在以考试为轴心,以分数为价值判断的指引下,这种能力已经蜕变为中心思想、段落大意、写作特点老三样式的机械化阅读。

实际上,阅读是一种比应试更重要的能力。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,才能读出纸质图书中相应的意义及其乐趣。而且,这种能力可以伴随人一生的成长,可以丰富人的心灵与精神,并能够挖掘出人生的种种潜能。

先来说说我自己的读书经历吧。

自打识字起,我看的第一本书,是上海出版的小朋友》,是一种画报的读本。识字多了,读《儿童时代》,是那种图文并茂的杂志。这都是父亲为我买的。每期都买,从不间断。



《读书的工匠》 爱沙尼亚木版画

# 小镇的最东头儿

□李广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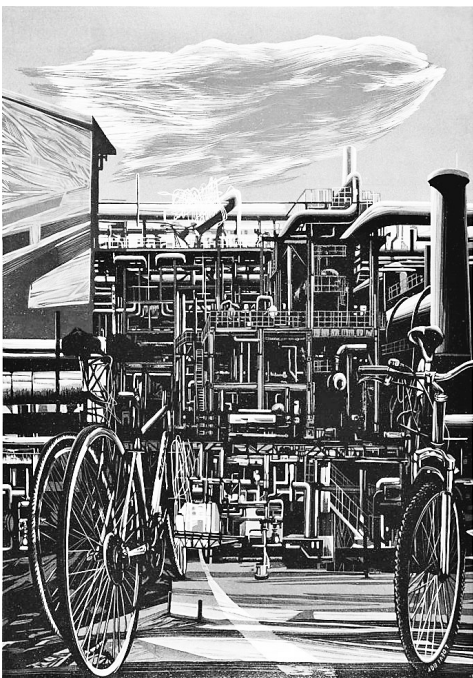
粮库位于三站的最东头儿,白花花的盐碱地上突兀而起一个红砖环绕铁门紧锁的院落。远远望去,能看见许多下圆上尖、粗粗壮壮的粮囤子,就像一个个披着斗笠的渔翁,在荒郊野外春夏秋冬地风吹日晒着。

粮库里上班的,都是吃供应粮的,一个个腰杆儿绷直,小脸儿就像扑了一层白面,粉粉嫩嫩的。那时候,谁要是能和在粮库上班的人家拉上关系,便感觉脸上有了一层别样的光,说起话来也比别人多了三分底气。尤其是秋后卖粮的时候,十里八村的农民蜂拥而来,大车小辆麻雀似的唧唧喳喳拥挤在粮库的门口,自东向西一字排开。如果没有个熟人,说个话夹个塞儿什么的,恐怕要排到猴年马月的。

粮库,对于我们这些吃自家地里粮食长大的孩子来讲,一直是一个富足而神秘的地方。特别是饥肠辘辘的晌午,站在村小学大门口冲着脖子向东瞭望,一眼望见那群高大挺拔、五谷丰登的粮囤子,肚子便开始条件反射地叽里咕噜叫着,仿佛瞬间激活了一万条沉睡的馋虫。有时即使勉强填饱了肚子,但眼见那些粮库职工的孩子一个个大呼小叫、张牙舞爪地在“深挖洞,广积粮”的粮囤子里捉着迷藏,心里于是又痒了起来,既羡慕,又嫉妒。于是便想,等我长大了考上大学,毕业后一定扬着小脖子回到三站粮库上班,吃供应粮,小脸儿也养得跟扑了一层白面似的,也把孩子扔到粮囤子里,张跟头打把式,折腾累了就睡在粮囤子里,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。

这样想着,眨眼就到了初中二年级的夏天。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,一个泥巴裹满裤腿的村干部一溜儿烟跑到学校,和校长耳语了一阵儿,随即学校的喇叭就呜里哇啦地响了,通知全校师生立即停课,马上去三站粮库参加义务劳动。

那年入夏以来,三站的天就跟漏了似的,接



《述说》 版画 100×70cm 周洵



扫码关注《天鹅》 共享文字之美

阅读能力可以伴随人一生的成长,可以丰富人的心灵与精神,并能够挖掘出人生的种种潜能。那些文字让人的情感变得细腻而柔和,善感而美好,如花一样摇曳生姿,如水一样清澈见底……



我自己买的第一本书,也是杂志,是上海出版的《少年文艺》,一角七分钱一本。那时,我上小学四年级。买到的那本《少年文艺》上,有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一篇小说,是《马戏团来到了镇上》,那篇小说令我印象深刻:小镇上第一次来了一个马戏团,两个来自农村的穷孩子从来没看过马戏,非常想看,却没有钱,他们赶到镇上,帮着马戏团搬运东西,才换来一张入场券。可晚上坐在看台上,当马戏演出的时候,他们却累得睡着了。

这是我读的第一篇外国小说,同在《少年文艺》上看到的中国小说似乎大有不同,它没写复杂的事情,而是集中在一件小事上:两个孩子渴望看马戏却最终没有看成。这样的结局,让我讶异,它在我心中引起了莫名的惆怅,那种夹杂在美好与痛楚之间的忧郁的感觉,随着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的睡着而弥漫开来。马尔兹可以说是我文学入门的第一位老师。

从那时候开始,我迷上了《少年文艺》,以前没有买到的,我在西单旧书店买到了一部分,余下的,我特意到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借到了一部分。无论刮风下雨,都准时到国子监的图书馆借阅《少年文艺》的情景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春天,国子监里杨柳依依,在春雨中拂动着鹅黄色枝条的样子,仿佛就在眼前。

少年时的阅读情怀,总是带着你难忘的心情和想象的,它对你的影响是一生的,是致命的。

第一次看见那么多亲切而温暖的粮食,心情格外激动,甚至有些亢奋。那天阳光灿烂,碧空如洗,没有一朵云,没有一丝风……



连下了两周的埋伏雨。由于粮库周边地势较高,雨水顺势倒灌,便将粮库的一些粮囤子浸泡了。而这几天正好赶上晴天,粮库便想把潮湿的粮食翻晒一下,可是人手有限,忙不过来,粮库的头头儿灵机一动,便想到了我们这些轻手利脚的学生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光明正大地走进那个神秘的大院,第一次看见那么多亲切而温暖的粮食,心情格外激动,甚至有些亢奋。那天阳光灿烂,碧空如洗,没有一朵云,没有一丝风,一团团棉花一样的柳絮争相从临街的柳树上懒洋洋地坠落着,像我们蠢蠢欲动的心。

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,脚步铿锵地踩着班长“一二一”的口令,鱼贯进入了粮库洞开的大门,最后立定在一片平坦整洁的水泥地上。这时,粮库的领导笑着走了过来,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一周,使劲儿咳了两下,然后嗓音宏亮地讲了“一二三”。他一边慷慨激昂地讲着,一边挥舞着两只熊掌一样的大手,有时上,有时下,有时左,有时右,似乎在指引着同学们前进的方向。他讲完后,校长一声令下,同学们便开始按照顺序,依次领取铁锹木锨等劳动工具。

我们的劳动很简单,就是用铁锹木锨将囤子里堆积的粮食一点点推出来,像摊煎饼似的平摊在阳光照耀的水泥地上。但平摊也是有要求的,那必须是必须均匀,而且尽量要薄一些,这样光照足、受热面积大,粮食也就干得快了。晾了一阵子之后,大家还要相继折返回来,将先前平摊的粮食再翻个个儿,接着晾晒另一面。但说者容易做者难,刚开始的时候,大家因初来粮库的新奇而激发的劳动积极性还很高,可时间一久,加之阳光曝晒,同学们便像花呀草呀似的,一个个渐渐没了兴致,累了,蔫了。

就在这时,突然有几只湿漉漉的小老鼠慌慌张张地从粮堆里探出头来,并吱吱地叫着,顿时

吓了大家一跳。在一片惊呼和喊打声中,过街的小老鼠夹起尾巴落荒而逃,末了被一旁的粮库工人堵个正着,手起锹落,小老鼠就呜呼哀哉了。因枯燥的劳动期间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小插曲,恹恹欲睡的同学们霎时又缓过劲来,精神也随之抖擞起来。

与此同时,还有几个淘气的家伙,竟然从粮堆里摸出一根一尺来长的铁管子。这些铁管子形如一根被人拦腰截断的铁钎子,但是重量很轻,尖锐的一头儿锋芒毕露,能轻而易举地刺穿粮囤子外面厚厚的席子。拧开铁管子,才发现里面暗藏玄机,竟然老老实实躺着一支崭新的温度计,大家这才知道,原来这东西是用来测量粮食温度的。见到了这个稀罕物,几个家伙顿时扭成了一团,最后还是身高力壮的班长得了手,得意洋洋地一会儿将温度计夹在腋下,一会儿再取出来,一脸惊奇地看上面温度的变化。

就这样,通过同学们整整三天的忙碌,三站粮库的粮食终于化险为夷了。劳动结束后,粮库领导对同学们的表现大肆褒奖,两只熊掌般的大手又悬在半空中有力地挥舞了一会儿,许多柳絮一样的柳絮也受了感染,身前后地围着他打着旋儿。

在我去县城读高中以后,三站粮库也和其他企业一样,打碎了铁饭碗,极不情愿地被推向了市场经济。但由于历史包袱沉重,改革举步维艰,工人们也都下岗了。三站粮库庭前冷落,日渐衰败,逐渐落魄为三站东头儿最为萧条的一个地方了。高中毕业以后,我毅然背离了初衷,没有报考心仪已久的粮食院校,而是走进了一所师范学校的大门。

如今,三站粮库仍然屹立在小镇的最东头儿,以国储库的身份坚守在老地方。远远望去,那些下圆上尖、敦敦实实的粮囤子,俨然一段段凝固的历史,平添了几分岁月的沧桑。

当双耳寂寞时,不如入得深山听听百鸟颂歌,那是一种天籁之音,一种纯自然的不夹杂任何粉饰的绿色音乐,或婉转,或高亢,或嘹亮,或悠长……



《绿风》 版画 59×119cm 晁楣

听听百鸟颂歌,那是一种天籁之音,一种纯自然的不夹杂任何粉饰的绿色音乐。或婉转,或高亢,或嘹亮,或悠长,倾心地品味鸟类的声音,不亚于欣赏一场高质量高水平的音乐盛会,听鸟鸣正是我乐此不疲登山踏林寻山鸟的主要动力。

也许是生来多情的关系,每每享受完飞鸟予我欣喜的同时我都会不由地感到一丝不安,此生之年我定会不辱林业公安使命护山鸟安好,有望我此生不见飞鸟落羽之模样,不闻飞鸟血啼之哀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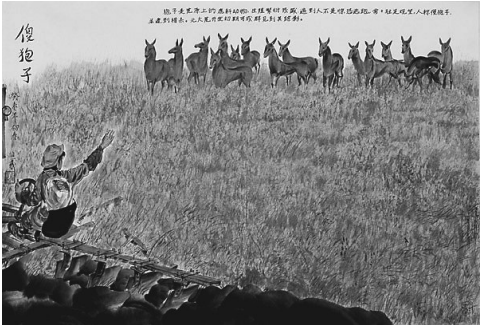
# 老头,瓦盆以及伤豹子

□于德深

上个世纪60年代初,我只有11岁,在我的老家有一个卖瓦盆的老头。他孤身一人,一头牛、一个木轮车和车上的一堆瓦盆,一年四季奔忙在老家的村村落落。他那粗犷豪放类似喊号子的叫卖声,回荡在大街小巷,传导在既荒凉又广阔的松嫩平原那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上。生活虽然有点流浪的感觉,但每天下来卖几个瓦盆也够他喝上两盅,老头倒也觉得这日子算是不错了。

故事要从一个冬日说起。漫天的大雪,吼叫的北风,刮得那广袤原野除了大雪的覆盖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,只有那些争强好胜的小伙子骑着自家的马,带着笨狗,扛着长杆子上拴着套子的榔头,漫山遍野地撵山鸡、打野兔、追豹子,甚至赶狼……

这天,卖瓦盆老头赶着牛车像往常一样,一步步地跋涉在大雪窠子里,木轮车吃力地在雪地上咯吱吱地轱辘着,那头老牛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老头一手牵着牛的缰绳,一手把着车轱辘帮着老牛拉车,深一下浅一下地踩着积雪……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——他看到路旁的树毛子里突然钻出一只豹子来,浑身哆嗦着,腿上流着血,一动不动地瞅着他。老头一惊:好家伙,大冷天正好没有下酒菜,没想到你送到我眼皮底下了!老头刚想拿鞭杆子再往豹子受伤的腿上狠砸一下,突然豹子跪倒在雪地上,两只眼睛淌着泪,不住地点着头……老头心软了,长叹一声说:你也是一条命啊,生活在黑土地上,和我一样每天都在流浪。运气好了能刨到食,如果像今天这样遇到想吃你肉的人就没命了。算你走运,碰到了我。来吧。伙计!他蹲下身子用棉花缠在豹子伤口上,再用棉袍包



《傻豹子》 版画 郝伯义

起来。他看看豹子,又看看远处渐近的打猎人,突然想到了老牛车,可车上装的都是瓦盆,那是我的命根子!咋办?唉,豁出来了!把瓦盆掙上倒出地方给豹子!想到这儿,老头不知从哪儿来的劲,掙好了盆一下把牛轱辘的豹子抱上车,顺势摞在车上,严严实实地盖上棉被,又把雪地上豹子流的血和它的脚印铺平、盖好,这才放心地赶着他的牛车往前晃。

原本拉车就很吃力的老牛,又添上只豹子走得更慢了。老头只好在车后面推着,不知是牛在拉车,还是老头在推车,就这样一点点地往前挪动着……大约过了一袋烟的工夫,那帮打猎的人风风火火地骑着马跑过来问:老头,看到一个受伤的豹子没?老头在车后面气喘吁吁地指着身后:钻到树趟子里去了,还一瘸一拐地,看样子受伤了!老人说完头也不抬地继续推着他的木轮车。听到往后面跑了,那些打猎的人旋风似的追了过去,老头偷偷地笑了,用手拍拍车上的豹子说:嗨,活这么大岁数头一次撒谎!

后来,卖瓦盆的老头把豹子带回自己的破马架子(用木杆交叉支起的房子)养了好些天,直到豹子腿伤好了,他才又拉着豹子盖上那床破棉被,放回山林里。几年后的一个冬天,当老头又一次赶着牛车走过那条旧道的时候,看见那只被他救过的豹子在树毛子里站着。不仅仅是它一个,还带着它的一个“小宝宝”。那豹子见了老头不住地点头,两只前蹄子“当当”地抓着地,然后是扬起头来一阵长鸣……老头久久地看着豹子,舍不得离去,直到老头走远了,那豹子依然站在那里,目送着老头……家乡的老人们说,那老头心善,宁愿自己的瓦盆碎了,也不让豹子被抓去。后来听说老头一直活到80多岁才走,家乡人说,老头心好,积德了,好人有好报,托了那只豹子的福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那个卖瓦盆的老头早已作古,被他救助过的那只豹子也该随着岁月而去了,然而因卖瓦盆老头的良知和善良而后来繁衍的生灵,一定会给美丽的大自然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。